

蘭胡劉 胡傳 劉小傳

梁 星



青 年 出 版 社

996
7244

劉胡蘭小傳

梁 星 著



青年出版社出版

劉 胡 蘭 小 傳

著 者： 梁 星

出 版 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甘雨胡同甲二三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青 年 印 刷 廠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一版	定價 2,800 元 ★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第三版	310,001—410,000
一九五三年三月第二次印刷	▲

目 錄

一	家庭 and 周圍的環境.....	(一)
二	在平凡的英雄們中間生長.....	(一一)
三	參加革命.....	(一八)
四	鍛鍊.....	(二九)
五	訂婚.....	(四三)
六	犧牲.....	(五六)
後記		(八三)

一 家庭和周圍的環境

劉胡蘭的家鄉在山西省文水縣雲周西村。

這是著名的晉中平川地帶。向東邊看，是山連着山，看不到頭的太岳山脈；往西看，是嶺接着嶺，雄偉的呂梁山脈擋住了你的眼界。只有中間平展展地鋪開了幾百里方圓的地面。彎彎曲曲的汾河繞過太原，一直向這南邊淌了下來，奔往黃河。這平川地帶的農民發揮了他們一切的智慧和創造能力，利用着汾河的水，把這裏變成了山西省最富裕的小麥倉庫。麥收的時候，從太原往下看，百十里地一馬平川，盡是黃金一樣沉甸甸的麥穗，那真是誰見了也要咂嘴點頭的。

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劉胡蘭在這裏出生了。她哇哇地哭出了第一聲。

那倒確是一個逼人哭叫的時代。這樣肥沃的土地，這樣富饒的收成，平川上的農民却直不起腰，抬不起頭。他們的頭上壓着地主、官僚、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這天大小小的剝削者結成了嚴密的網，也使盡了他們的心機和計謀，用來榨取農民的血汗。農民

的血汗收成也像汾水一樣流成了大河，不過恰好和汾河流的方向顛倒過來，一層一層地倒流回太原，流回當時盤踞在太原的閻錫山匪幫的倉庫裏去。就是這樣：農民彎着腰，汗珠落在麥穗上；農民低下頭，眼淚掉在空碗裏。

那時候劉胡蘭還小，她常常在傍晚的時光，坐在年老的奶奶的懷裏，用兩隻小手緊緊地勾住奶奶的脖子；奶奶半閉着眼睛搖晃着上半身，聽胡蘭子用細嫩的小聲，唱着當地的民歌。

她唱着：

『交城的山來，

交城的水，

不澆那個交城，

澆文水。

不澆那個交城，

澆文水。』

唱的是她們北面鄰縣交城山地農民的貧苦生活。文水平川上的農民雖然守的是金飯碗，却也得捧着它討飯吃。光景和山地的農民都是同樣地難過呵！奶奶用手輕輕地來回

摸著胡蘭子的頭髮，劉胡蘭繼續輕聲地唱下去，奶奶越聽越傷心。

『交城大山裏，

沒有好茶飯。

盡是那個莜麵烤烙烙，

和那個山藥蛋。

盡是那個莜麵烤烙烙，

和那個山藥蛋。』

奶奶聽著歌，一動也不動。半天，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外面天黑下來了，家裏爲了節省燈油照例地還要摸黑坐一陣子，黑暗裏聽到劉胡蘭把歌聲更提高了，那顯得有些打顫的拉長的聲音，一聲一聲地唱着：

『灰毛驢驢上山，

灰毛驢驢下。

一輩子也沒有坐過那個

好車馬。

一輩子也沒有坐過那個

好車馬。

……」

歌聲停了下來。奶奶更加沉默了，只是緊緊地抱住了劉胡蘭。她親了一下她這頂疼的小孫女，然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屋子裏黑洞洞的，鴉雀無聲。……

劉胡蘭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親劉景謙還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青年農民。劉景謙和他的哥哥，和他的五十多歲的父親，三個全勞動力經營着這一個家。他們既不出賣勞動力，也不雇傭長工，自己的汗水滴在自己的土地上。當他們全家增加到十一口人的時候，他們的土地達到了四十畝的光景。然而，這四十畝地却分散在十塊地方，而且都不是好地。這分散的情形，可以說明他們一點一點辛勤積攢的經過。這個中農人家，在雲周西村的西頭有一處小的院落，房簷矮矮的，院子窄窄的，和貧農所不同的，只是還保持着獨門獨院。大門頭上題着字，但不同於地主人家堂皇的金字匾額。那只是建築工匠當年在門板上塗寫出來的三個字：『平爲福』。平爲福，這倒是很中肯地說出了這中農人家在日常生活中的理想：平平地和地過小日子吧。這個家庭處世方針就是：『咱不要惹人，希望人家也別惹咱。』村裏的人常笑話這樣謹小慎微的人家，他們說這樣的人家是『也不吃烟，也不咳嗽』；是『量不得米來，也丟不了米口袋』。村裏面的人很少看

見劉胡蘭的爺爺坐到街口和鄉親們閒談，也很少看到劉胡蘭的父親走出門口和鄉親們聊天。這家人是從家裏到地裏，從地裏回到家裏，然後小心地緊緊關上他們那扇小大門。劉胡蘭就生長在這樣一個保守的中農家庭裏。小院裏雖然還比較平靜，可是小院以外正在翻天覆地地變化着。

當一九三六年，劉胡蘭四歲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政府正在繼續瘋狂地做着賣國生意。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越過萬里長城，撲向華北。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經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北上抗日。在一九三六年這一年的二月十七日又從陝北越過黃河東征抗日，三月二日佔領了汾陽，震動了閻錫山匪幫的老巢太原。

汾陽和文水是鄰縣，相距只有幾十里地。紅軍游擊戰爭很快地就發展到文水縣西邊的大山裏。中國紅軍和文水人民第一次見了面，雖然並沒有到達雲周西村，但農民們暗地裏傳得可起勁了。他們傳說着，紅軍圍住了文水縣城；他們傳說着，紅軍到了文水縣城北邊的開柵鎮以後，把一家姓杜的大惡霸家裏的八百石糧食，統統分給了貧苦的農民……一說到這裏，聽的人都興奮得捏緊拳頭，都急切地盼望着紅軍早日到村裏來。

紅軍不斷地取得勝利，擴大勝利。但是當時爲了促成國民黨的停戰抗日，紅軍仍然撤回到黃河西岸。然而這次革命的風暴，在人民頭腦裏已撒下了熱愛與擁護紅軍的

種子。抗戰爆發以後，紅軍改編爲八路軍，再一次開過黃河來。從此就一直站在抗日戰爭的最前線，從此就在華北和西北，扎下深根，並且不斷地在發展着。

文水縣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團結了當地的人民組織起抗日游擊隊。在一九三八年正月，日寇佔領縣城以後，這一支游擊隊就和日寇，在離劉胡蘭的村子不過二十幾里的西城村第一次接火了。抗日，抗日，老百姓盼望了多久的事，現在真正見到抗日的鬥爭了。這以後，文水平川上的各個村子裏，常常滿街是武裝起來了的農民，來來去去。這一支抗日部隊還沒有離村，另一支人民武裝單位又進了村。到處都開會，到處都有歌聲。在這一時期平川上的村子幾乎都成了游擊戰爭的根據地。

當日寇進攻文水縣的時候，閻錫山匪幫的縣政府和『縣太爺』早已經一溜烟地跑得沒影了。這時敵後的人民，爲了堅持抗戰，把新的抗日民主縣政府成立起來。年青的共產黨員顧永田被委任爲文水縣縣長。

雲周西村的農民們聚在一起，興奮地議論着這件大事。一個農民挑高了嗓子，壓倒了別人的話，很興奮地問：

『你們知道這顧縣長多大年紀？』

大家都轉過來望着他，沒有人能夠準確地回答。他更加高興地把二拇指伸出來彎個

勾，作了一個『九』字的手勢，說：

『哈！告訴你，這個數，——十九歲！』

在場聽着的人都轟動起來了。六歲的劉胡蘭也擠在大人堆裏，望着那個手勢。她圓圓的小臉上兩隻又圓又亮的小眼睛，不住地眨着。她也學着大人樣重複了一句：『十九歲！』

十九歲？是的，十九歲！但是這十九歲的青年，已經是身經百戰的老紅軍幹部了。不要担心我們這位年青的縣長是不是能担負起這樣沉重的担子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加上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顧永田會工作得非常好的。

以後，劉胡蘭就經常聽見村裏的人們講起這十九歲的顧縣長了。

劉胡蘭前幾年常常看到村裏一些成年的農民們，聚在一起唉聲嘆氣。她也常常看到自己的父親母親的愁眉苦臉。他們都被舊社會殘酷的反動統治者的負擔壓得快透不過氣來了。因為地主們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想出各種各樣辦法逃避負擔；於是派糧、派款、派伏的負擔，絕大部分都是落到貧農和『上下夠不着』的中農人家的身上了。劉胡蘭的家庭就是一個挑着這樣重担的中農人家。

這時候，共產黨來了。從一九三八年開始，在顧永田領導下，文水縣成立了合理負

担委員會。實行合理負擔以後，情況完全不同了，地主不能再逃避負擔了，因此貧農和中農的負擔就大大地減輕了。劉胡蘭看到自己的家人臉上有了笑容，聽他們說着共產黨，說着八路軍，也說着在文水的顧永田。

文水是一個平川上水利灌溉事業比較發達的縣份。但是每到澆地的時候，劉胡蘭都會看到自己的父親和村子裏的農民，眼巴巴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地裏去。劉胡蘭扯動着她父親的衣襟，仰着頭問：

『爹！爹！爲啥咱的地還不澆？』

她的父親平常話就少，這時更加不願意講話了，只嘆了一口氣，摸了摸她的頭頂，繼續眼饞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地裏去。在舊社會裏，水利事業是被兇惡的封建勢力所把持的。澆地的先後，時間的長短都要由他們決定。每年到澆地的時候，差不多都要等附近那些封建勢力強大的村子澆完了，才輪到雲周西村；雲周西村的地主澆完了，才輪到劉胡蘭家和一般農民家。抗戰爆發以後，文水的水利事業就陷於停頓狀態，到抗日民主縣政府成立，才領導進行了恢復工作，把垮了的堤堰重新修起；水利事業的管理權也逐漸轉移到人民的手裏來了。這樣一來，情況也就變了。澆地先後，時間長短都是按照民主合理的辦法決定。劉胡蘭看到村裏的農民笑了，看到自己的父親母親也笑了。他們又

在點着頭說着共產黨，說着八路軍，也說着在文水的顧永田。

說着說着顧永田，顧永田就來到了雲周西村。老鄉們都笑着圍上了他，劉胡蘭也擠在人縫裏，仰頭看見了這年青的縣長。顧永田對老鄉們說話了：

「……抗日民主政府已經下了「減息」的命令，規定年利不得超過一分，公事早就下來了，可是村裏都還沒有實行。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為我們有些村裏的政權，還全部由封建地主掌握着。就是這號人把公事壓起來不露，因為如果一露，他們自己就收不到利息了。……」顧永田號召雲周西村的農民們起來，為抗日民主權利和改善生活而鬥爭。說得老鄉們不住地點頭，他們覺得這年青的縣長，一句一句都說到病根上了。村裏的青年人，都跳着腳決心要跟上顧縣長抗日去。其中有一個就是後來當了這一帶區長的陳德照。這是雲周西村出來的第一批抗日工作人員，他們決心跟着共產黨走了。

有一天，劉胡蘭看見了村裏的人都在很沉痛地議論着，他們說：顧永田同志在作戰中間壯烈犧牲了。他們說：顧永田那時候已經担任專員的職務了。當戰鬥激烈的時候，別人勸他：「專員躲一躲吧！」他笑着說：「八路軍不能這樣。」他的最後一滴血，就這樣淌在文水的土地上。

一個共產黨人應該怎麼樣為人民而生？怎麼樣為人民而死？這是一個光輝的榜樣。

——文水的人民記得了。雲周西村的老鄉們記得了。劉胡蘭記得了。記得要這樣的爲人民而生！這樣的爲人民而死！

二 在平凡的英雄們中間生長

當文水人民一旦認識到共產黨、八路軍是自己的靠山以後，他們在鬥爭裏就出死力來支援自己的靠山。雲周西村的農民們更不例外，曾經不間斷地積極支援。抗戰時期，八路軍在這種支援下，在這個村子就打擊過敵人。

當時經常在文水這一帶活動的是一支地方武裝——六支隊。有一次他們出動了一百多人打游擊，狡猾的日寇跟在後面追了上來。但是由於同志們疏忽了，並沒有發現這個情況。第六支隊剛進到雲周西村休息，日本鬼子也快到村邊了。在這緊急關頭，幸虧村裏的農民來報信，六支隊的同志們馬上拉到村外，搶先佔住了護村堰這有利的陣地。敵人只落後了一步，當下就處於極不利的地勢。開始接火了，六支隊頂得很硬，日本鬼子和偽警備隊有些吃不住了，但是戰鬥還在持續着。我們駐村東八里地遠的南胡家堡村裏的基幹隊，聽到了槍聲着急得很，可是判斷不清敵我情況，不便出動。這樣緊急的關頭，又是雲周西村的老鄉出頭了。一個農民在這槍彈最密的時候，拚着命跑出村去，直

奔南胡家堡去報告了敵情，我們的基幹隊馬上趕到，從東北面抄了敵人的後路。結果，敵人崩潰了，紛紛向西北方向的大象村竄逃。……這次戰鬥裏，打死不少日本鬼子，活捉了不少偽警備隊的官兵。

日本鬼子過不久又到了村裏，可是連個人影也看不到。原來老鄉們先就估計到敵人會來報復的，全村男女老少早帶着行裝轉移到村外去了。敵人氣得暴跳如雷，可是找不到發洩的對象，只搜到一個留下看門的老漢，逼着他給找茶飯，找小雞……。當日本鬼子帶着這老漢從村裏當街走過的時候，老漢突然掙開敵人，一頭栽進井裏去了。……這口井就在劉胡蘭的家前面，這一個悲壯的事件就出現在劉胡蘭家的大門前。

雲周西村的封建統治勢力比較附近幾村是薄弱一些。這對於革命活動倒是一個有利的條件。同時，在革命鬥爭中，羣衆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他們對於支持革命活動，也就特別熱心。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抗日工作人員都願意在這個村裏落腳，而雲周西村的農民也極願意掩護他們。

村裏的青年農民陳德照，他在一九四〇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後，就在村裏逐漸地發展黨員；小組活動也開始了。文水平川成了敵佔區以後，敵人曾經瘋狂地進行了所謂『強化治安』運動。當外村不好站腳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文水縣委會的負責同志、區

委會的同志、晉綏呂梁軍區八分區的瓦解敵軍工作的幹部也都經常埋伏在這個村子裏，

敵人指着雲周西村，說：

「這是小延安！」

附近政治條件最壞的保賢莊，他們村的黨小組要開會，常常得跑到外村去舉行。當時最常去的一個村，也就是這雲周西村。保賢莊的韓汝範同志，當時是中共文水五區的區委書記。日寇曾經幾次想捉他，但是在雲周西村的羣衆積極掩護下，他每一次都平安地脫險了。劉胡蘭常常聽到村裏的農民們悄悄地、高興地講起他每次脫險的經過。有一回，日本憲兵隊在村子裏要抓韓汝範，老鄉們得到信，趕緊給他找到一個叢篁和一把叉子塞到他手裏，讓他打扮成一個拾糞的老漢，平安地出了村。又一次，他在村邊被敵人的三個便衣特務抓到；正巧一個老鄉看見了，老鄉馬上閃開跑到村邊莊稼地裏，報告給埋伏在地裏的抗日武裝人員，他們立刻跑過來搭救，結果把敵人的三個便衣特務統統抓到了。

雲周西村的老鄉們想起抗戰時期掩護幹部的情形，驕傲地說：「這樣多的幹部來，幹部往，從沒出過事情。」

抗日戰爭鍛鍊了英勇鬥爭着的中國人民，廣大的中國人民的面貌也正在鬥爭裏變化